

易经 密码



YI JING MI MA

万灵之源

追溯文明渊源的瑰丽之旅
探寻文明源头的远古智慧
揭开《易经》的神秘面纱

诸葛宇晗 著

谁才是《易经》

的真正创始人？

《易经》到底揭示了

什么秘密？

首部探寻《易经》
起源之谜的
悬疑力作横空出世！
庄秦、上官午夜
◎◎◎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易经
易經
密場
YI JING MI MA
万灵之源

诸葛宇聪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易经密码·2, 万灵之源 / 诸葛宇聪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3.4

ISBN 978-7-221-10748-0

I. ①易… II. ①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7628 号

易经密码 2·万灵之源

Yijing Mima 2 Wanling Zhi Yuan

作者 诸葛宇聪

责任编辑 张静芳 宋鑫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46 千字 印张 16

ISBN 978-7-221-10748-0

定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

目 录

第一章 神农《连山易》 飞越疯人院 / 1

《连山易》的左端曾连着许多刻有符号的竹片，但那些竹片被古人摘下去了，然后将竹片上的符号分刻在三件古玉尸衣上。

第二章 机关算尽 世外高人“修通” / 22

心灵学就是“修通”，它属于佛学“神通”的一种，是由打坐、练功以及催眠术、瑜伽等合练而成的一种超能力。但这种超能力并不带有科幻色彩，更不是迷信邪说，而是一门科学，一门超越现代科学的科学。现在，很多国家都斥巨资培养这类人才，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，以窃取他国机密。



第三章 斯文·赫定的秘密笔记 黑风暴来袭 / 47

探险队补给完毕，告别敦煌，穿越罗布泊，向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。大漠的环境十分恶劣，到处都充满着死亡的气息，可我依然热爱它，因为它的下面掩埋着无数的历史谜团，充满了未知的神秘诱惑。

第四章 冥婚 大漠魔城 / 71

沙面下缓缓升起了一座宏伟的古城，视线透过高高垒起的石墙，可见古城里一片繁华的景象。古城的中央是高大耸立的宫殿和庙宇，四周错落有致地分布着民宅和谷仓，身着古代服装的行人，在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川流不息……

第五章 魔鬼复生 上古神兽 / 92

浮雕的雕刻技法很纯熟，而且采用的是高浮雕的雕刻方法，明暗对比强烈，视觉效果很突出，以至于“魔鬼”身上的每一根羽毛都清晰可辨，面部的容貌更是栩栩如生，仿佛是把“鲜活的魔鬼”捆绑在了石墙上，它随时有可能走下来。



第六章 大禹铸九鼎 九宫八卦悬棺阵 / 117

九宫八卦悬棺阵是由《洛书》上的九宫图演化而来。古人将九宫图与后天八卦相结合，在每个“宫”的位置，按照《洛书》的布局，设置相当数量的悬棺。每口悬棺内设各不相同杀戮机关，而整个悬棺阵还有一个总机关控制，这样就构成了九宫八卦悬棺阵。

第七章 四维空间 龙马负图 / 142

“龙马”献给伏羲的玉板上刻着的不是《河图》，而是相当机密的符号或图案！

第八章 伏羲氏浮雕 万灵之源 / 176

浮雕上，伏羲与“龙马”在一条大河的上空腾云驾雾，打斗得十分激烈。浮雕的雕刻手法很高超，打斗时的肢体动作、面部表情都雕画得相当逼真，极具动态的视觉效果，仿佛正在三人眼前打斗一般。



第九章 黄河之源 阿尼玛卿山 / 198

这幅上古地图从黄河中下游为始，历经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等数个省份，穿越黄土高原，最终指向了黄河源头的一座冰雪覆盖的山脉。他们起初以为是在巴颜喀拉山脉的某座雪峰上，但经过细致研究后，但经过细致研究后，最终锁定在昆仑山脉的东支——阿尼玛卿山。

第十章 冰河圣城 道法自然 / 221

无论文明发达到何种程度，我们人类终究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唯有‘道法自然’，才能生生不息，否则等待人类的势必会是一场大灾难！



第一章 神农《连山易》 飞越疯人院

1

金坤躺在旅馆的床上，望着天花板，脑海里又浮现出逃出“山鬼尸谷”后发生的事。

古代飞行器撞向山顶时，钟伟国及时拉起方向舵，大木鸟升高了百十米，擦着山顶的树冠飞了一段后，散架了。古代飞行器彻底报销了，不过还算幸运，大家挂在了树上，只受了点擦碰伤。死里逃生后，他们在丛林里穿行了十多天，终于走出了原始丛林。

在丛林里，他们就把接下来的任务分配清楚了。钟伟国返回北京，去找考古界的老前辈，打探“大漠魔城”的相关信息。刘斜、张龙、古灵、易小甜和左椿律住进西州市的一家宾馆，负责把两张藏宝图拼在一起。金坤和谢虎是警方的通缉犯，不敢住进宾馆，只好躲进西州市的一家黑旅馆，等待钟伟国的消息。

为了防止被警方发现，金坤和谢虎分住在两个房间，平时尽量避免接触，整日闷在房里。今天，刘斜和易小甜来过一趟，告诉他地图已经拼好了，只等钟伟国的消息，但钟伟国走了一周，至今杳无音讯。

金坤从床上坐起来，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走到窗前，透过窗帘的缝隙，警惕地望向窗外。天已经黑了，这个破旧的居民区光线很暗，隐约可见有几个来往的行人。

“一切正常。”

他虽然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，但不祥的预感却越来越强烈，似乎将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。他紧张地掏出一根烟点燃，刚吸了几口，就听到身后传来微弱的敲门声。

金坤不安地望向房门，心想除了我们自己人，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，可这么晚了不应该有人来呀？难道真的出了什么事？他快步走到门前，反复问了好多遍，但始终没有人回答。他的心悬了起来，犹豫了几秒后，他一手握紧匕首，一手慢慢拉开房门。

房门拉开后，金坤顿时愣住了。只见门外站着个穿花裙子的姑娘，姑娘脸上涂着厚厚的一层白粉，被披散的长发遮住了大半，嘴唇红得像刚喝过血一样。他觉得姑娘有几分眼熟，但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，就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姑娘也不回答，侧身钻进了房间。金坤往走廊里望了一眼，没有其他人。他赶紧锁上房门，走过去抓住姑娘的胳膊，直盯着她的眼睛质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那姑娘还是不说话，只是一味地看着他笑，笑得很夸张，但就是不出声。

金坤被笑得心里发毛，心想他娘的撞鬼了不成？就一把抓住姑娘的头发，使劲一扯，披散的长发竟然掉了下来。他吓得后退了半步，可仔细一看，姑娘的前额上有道疤痕，不禁气愤地吼道：“你小子这是玩的哪一出？怎么搞出这副扮相？”

没错，这姑娘正是谢虎乔装的。

谢虎捡起假发套，抱怨道：“在那脏兮兮的小屋里闷了一周，再闷下去就得闷出一身虱子来，我要到外面透透气。”说着，他重新戴上发套，用长发遮住前额的疤痕，认真地问道，“兄弟，我要是不说话，你肯定认不出来吧？”

金坤沉着脸点点头：“嗯，你这装扮有几分姿色。”

谢虎得意地笑了笑，转身走向房门。金坤连忙拉住他，叮嘱了几句，才放他走。锁紧房门后，金坤熄灯休息，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。他一直在想：为什么钟伟国走了一周仍杳无音讯？就算没打听到“大漠魔城”的信息，也总该来个电话告知一下，难道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？

突然，房门又被敲响了。

金坤以为是谢虎回来了，跳下床，走过去拉开房门，却看到门外站着三个穿制服的警察。他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心想这三个警察是来抓捕他的吗？

人在遇到危难的情形下，总会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。金坤也不例外，他转念一想，也许警察是来查封黑旅店的，于是故作镇定地问：“你们找谁？”

一个警察掏出警官证在他眼前晃了晃：“我们是西州市刑侦支队的，请问，你是金坤吗？”

听到自己的名字，金坤差点崩溃，但他毕竟受过警院的特训，很快就冷静下来：“我是金坤，三位找我有何事？”

“我们是为了你爷爷的凶杀案而来的，请跟我们到警局走一趟。”

金坤彻底绝望了，但很想知道是谁出卖了自己，就问道：“是谁把我的住址告诉你们的？”

“你这通缉犯的人头很值钱，所以，当你住进这里的第四天，店老板就向我们举报了。”警察看他一脸绝望的神情，连忙补充道，“哦，你别紧张。案子虽然还没破，但你现在已经不是通缉犯了，我们这次来，是想请你去做个笔录。”

金坤顿时怔住了，心里翻涌着无数的谜团，隔了半晌才问道：“我现在不是通缉犯了？究竟怎么回事？”

“跟我们走吧，到警局你就知道了。”

金坤穿上衣服，跟着三个警察下了楼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心里仍忐忑不安，总觉得事情很蹊跷，甚至开始怀疑起这三个警察的身份。

二十分钟后，金坤走进了警察局，心里的不安才稍稍平复了一些。他现在迫切地想知道，警方是怎样洗清自己的嫌疑的。

三个警察把他领到一间办公室，转身走了。很快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陆一航。

陆一航先是象征性地笑了笑，然后板起脸，用非常公事化的口气说：“金坤，你的嫌疑基本洗清了，通缉令也在今天撤销了……”

金坤打断他的话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老同学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是撤销通缉令的文件。”陆一航把手里拿的文件递给他，“你能摆脱嫌疑人的身份，要感谢朱老师。”

金坤一愣，随即脱口而出：“是刑警学院的朱老师？”

陆一航点点头，把事情的原委详细讲述了一遍。原来，朱老师知道金坤是在三个月前开始吸烟的，他建议警方去金坤居住的公寓搜集毛发，将这些毛发与死者手中的毛发进行检验对比。检验结果显示，搜集来的毛发中含有铅、砷、镉等重金属元素，但死者手中的毛发不含任何重金属元素。也就是说，死者手中的毛发至少是三个月以前脱落的，而死者绝不可能把已经脱落了三个月的毛发，又从嫌疑人的身上抓下来！所以得出结论就是：死者手中的毛发是凶手杀人后塞进去的，金坤是被人陷害的！

金坤听完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朱老师帮自己洗清了嫌疑，心里的疑虑立刻消散了。但是，他又想到了那个逃避很久，此刻终于有勇气去面对的问题：“陷害我的那个人是谁？”

金坤的大脑快速转动着：“能拿到我头发而不被我发觉的人，肯定是最亲近的人，而我最亲近的人只有爷爷和木美子。爷爷不可能被杀后陷害我，那一定就是木美子！可是，如果木美子是凶手，她为什么又被自己人制造的大火烧死，难道……”

他的背脊升起一股寒意，一个不祥的念头突然蹿了出来：“木美子真的死了吗？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陆一航看他神色不对，就推了推他。

“我，我没事。”金坤赶紧打住可怕的推理，问道，“朱老师呢，他现在在警局吗？”

“哦，他刚走，说是有点要紧事要办。”陆一航指了指椅子，示意他坐下，“那请你配合我做个笔录。”

半个钟头后，金坤走出警局。虽然已经彻底摘掉了通缉犯的帽子，但他却没有一丝轻松感，反而感到心口像是压着块石头。他冲着被夜幕笼罩的街道吼了几声，感觉好多了，就拦了辆出租车，径直返回旅馆。

金坤走进旅馆时，走廊里静得出奇。他看了下时间，夜里八点四十分，平时这个时间吵得很，为什么今天这么安静？他心里掠过一丝不安，小心翼翼地走到自己的房门前，正要掏出钥匙，却发现房门虚掩着一条缝。

金坤一惊，心想我走的时候锁门了，可这门怎么是开着的？难不成是谢虎让店老板打开了房门？他赶紧去看谢虎的房门，门是从外面锁死的，显然谢虎还没回来。

“有外人进入过我的房间，那个人会不会还在里面？”

想到这里，金坤警惕地抽出匕首，慢慢拉开房门，伸手按下门旁的开关。灯光充满逼仄的房间，里面没有人，但物品被翻得乱七八糟，散落了一地。

金坤环视着狼藉的地面，有几张百元钞票夹杂在衣服堆里，可以排除小偷入室行窃的可能，那就一定是神秘组织的人来过。他下意识摸了摸衣袋里的存储卡，走到床前，却忽然看到床头柜上压着一张纸条。

他走过去拿起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凌乱的文字：

我就是陷害你的那个人，想见我吗？万圣路十三号，午夜十二点之前，不见不散。

2

看到纸条的一刹那，金坤就认出这是木美子的笔迹，顿时如雕像般僵在了原地。

“木美子真的还活着！”

纸条从手中滑落，他身体猛颤了几下，眼前浮现出木美子的身影。木美子刚才来过这间房，留下了这张纸条，可她为什么不在这里等我，却偏偏要引我去万圣路十三号呢？

金坤来不及多想，快速冲出旅馆，拦了辆出租车钻进去。他说出目的地后，司机足足看了他十秒钟，才启动汽车。金坤觉得很奇怪，就向司机询问，方得知万圣路十三号是一座废弃多年的精神病院。

汽车开了一段后，司机又紧张兮兮地补充了一句：“你听那路名，马上就会联想到西方的鬼节——万圣节，据说那里经常闹鬼，是西州市有名的鬼楼。”

金坤从没听说西州还有座鬼楼，但看司机的样子不像在说谎，不由得紧张起来，但为了见到木美子，查明事情的真相，只能选择勇往直前。他摸了摸插在腰间的匕首，又深呼吸了几口气，紧张的情绪才渐渐消散。

这时，汽车驶下高架桥，向荒凉的郊外驶去。

金坤望着窗外幽暗的景象，回想着火灾现场的情景，那具烧焦的尸体有

两个明显特征——胎记和玉坠，他当时就是凭这两点判断死者是木美子。但现在想来疑点很多，那天清晨，木美子为什么让我九点之前赶到加油站？又为什么偏偏是带有胎记的手臂压在货架下？显然，她对我十分了解，猜到我会准时赶到，而且会不顾一切地冲进加油站，看到她巧妙设计的骗局。

但是，木美子设计骗局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逃避我，逃避警方的调查，还是有某种更加可怕的目的？

忽然，他耳边响起刘斜在神农架说的那句“小心你身边的女人”，不禁身体猛抖了几下，暗道：“看来，斜眼叔所指的女人是木美子，他早就算出木美子还活着！”

这时，出租车忽然颠簸起来，似乎是开进了一条没有硬化的道路。金坤向两侧看了看，低矮破旧的民房几乎擦着车窗闪过，有些民房仅有两米多高，而且是泥坯垒砌而成的，墙上还写着大大的“拆”字，想必是开进了郊外的一个即将拆迁的棚户区。

金坤从小在西州长大，但从没来过这么偏僻的地方，没想到国家发达到这种程度，竟有人还住在猪窝一般的房子里。

出租车拐过几个弯，终于停下了。金坤望向外面，道路两边只剩下三四盏路灯还亮着，投射出死气沉沉的昏光。借着昏黄的光线，可见一片低矮的民房间夹着一栋四层小楼，楼的周围有一圈高高的院墙，一扇破旧的大铁门半开着，院子里一团漆黑，不像有人住的样子。看来司机说得没错，这里早就废弃了。

金坤下了车，关上车门，就听司机喊了句“千万要小心啊”，然后脚踩油门，一溜烟开走了。出租车开走后，光线顿时暗了下来，四周静得可怕。再看那栋四层小楼，所有窗户都黑漆漆的，透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息。

“这真像一座鬼楼。”

金坤深吸了口气，抽出匕首，走进院子。院子里的荒草几乎没过了膝盖，草间还夹杂着乱七八糟的废品，光线异常昏暗。为了防止被绊倒，他掏出新买的手机照明，却发现手机没有了信号。于是，他骂了句“这鬼地方真够偏僻的”，然后小心地走到楼前。

楼门敞开着，似乎木美子正在里面等着他。

金坤走进去，穿过一个小方厅，停下脚步用手机照了照，正对面是一排

楼梯，两侧是黑漆漆的走廊。

忽然，黑暗中飘来一股淡淡的幽香。他心中一震，这香味太熟悉了，可以肯定是木美子身上的气息。他快速抽动了几下鼻翼，但很难判断香味传来的方位，他甚至有种错觉，木美子就站在身边的黑暗里。

金坤心里涌动着难言的复杂情绪，一边高举手机四下照了照，一边呼喊着木美子的名字。他的喊声在黑暗的走廊里直传出去，又变成诡异的回声反弹回来，仿佛黑暗中正站着一个人影与他对喊。

他喊了十几遍，却始终没人回应，正犹豫是上楼还是在一楼找一找时，就听楼上传来一串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，似乎是有人碰掉了什么东西。

金坤赶紧冲上楼梯，一口气跑上二楼。他觉得刚才的响声就是从二楼传来的，于是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握紧匕首，向左侧走廊的深处走去。

突然，前面的黑暗中跳出一个白色的人影。

他一惊，大声吼了句：“美子，是你吗？”但那个人影并没停下来，而是一闪就消失了，速度奇快，如鬼魅一般。

金坤隐约看清，刚才那白影跑动时有一头如瀑布般的长发，个头也比木美子高很多，难道白影不是木美子，而是这疯人院里的幽灵？

他背脊一凉，冷汗“刷”的一下就冒出来了，但一想起在“山鬼尸谷”的可怕经历，比这要恐怖得多，于是就咬咬牙，加速追了上去。

他很快就跑到了走廊的尽头，发现这里也有一条狭窄的楼梯，想是刚才那白影钻进这楼梯里消失了。他毫不犹豫地登上楼梯，来到了三楼。他用手照了照，前面不远处站着个黑影，那黑影一动不动，似乎正看着自己。

金坤头皮发麻，心里暗骂：“这鬼楼真他娘的邪门，竟有黑白双煞。”他握紧匕首走过去，快接近那黑影时，终于看清那根本不是幽灵，而是一扇敞开着的大门。

他在门上踢了一脚，长长吁出口气，却忽然觉得很奇怪，走廊里的所有门都关着，为什么这扇门是敞开的？难不成这间房里有人？那会是木美子，还是那个白衣幽灵？

金坤举着手机往房间里照了照，空间很大，摆着几排桌椅和一张单人床，很像医生的办公室，但没看到人影。他小心地走进去，这才发现右面的墙上还有一扇门，这是一个套间。那扇门虚掩着，他用力推了一下，就听“吱嘎”

一声，接着门开了。

他以为门后面肯定是个房间，而且极有可能藏着一个人，但用手机一照，完全和他想象的不一样，金坤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门后面既不是房间，也没藏着人，而是一条直通向下的水泥台阶，看不到尽头。他在台阶上照了照，台阶垒砌得很粗糙，表面凹凸不平，两侧的墙壁上还沾着一些水泥颗粒，显然这是疯人院废弃后垒砌的。

忽然，一阵阴冷的风从下面吹上来，里面似乎还混杂着一股诡异的气息。

金坤打了个冷战，望着深不见底的台阶，大脑里冒出一串疑问：“这台阶通向什么地方？木美子就在下面吗？她引我来这里究竟想告诉我什么？”

“答案就在石阶的尽头！”

金坤深吸了口气，把心一横，举着手机走了下去。台阶不算狭窄，和一般的楼梯没什么区别，只是没有扶手，他只能扶着一侧的墙壁往下走。台阶比想象的要长，他足足走了两分钟，脚下的台阶才消失。他走的速度并不慢，算起来，应该是走进了疯人院的地下室里面。

手机的显示屏只能照清几米内的事物，金坤只能隐约辨清前边是一条走廊，走廊两边似乎都有房间，他感觉走廊里阴森森的，像是走进了某部恐怖片的拍摄现场。

木美子胆子挺大，竟然敢一个人躲在如此阴森的地方，这和我了解的木美子判若两人，金坤这样想着。

突然，走廊的深处响起“吱嘎”一声，似乎是有人推开了某扇门，接着又亮起了一点微弱的光。

金坤喊了声“木美子”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光亮。当他跑过去后，终于看清光是从左侧的一个房间射出来的。他往房间里一看，只见里面摆着一张圆桌，桌上亮着一盏台灯，正对着门的墙上还挂着一台液晶电视。

但奇怪的是，房间里并没有人。

“刚才一定有人在房里，不然，这灯光和开门声是谁弄出来的？可人哪里去了？难不成又是刚才那个白衣幽灵干的？”

金坤抹了把冷汗，快步走进去，却看到圆桌上摆着一个遥控器，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。他赶紧拿起来，只见纸上写着四个字：打开电视。

3

“打开电视？”

金坤盯着纸上的文字，判断出这不是木美子的笔迹，暗道：“看来，这疯人院里不止木美子一个人，但他们为什么不露面，偏偏要我打开电视？”

金坤抓起遥控器，手却抖了起来，因为他突然想到了遥控炸弹，只要一按下遥控器，电视机就会爆炸。但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最终还是决定按下遥控器。于是，他退到门口，一旦真的发生爆炸，也好躲到墙的后面。

金坤深吸了口气，快速按下遥控器的开关。

电视荧光屏闪了一下，接着，跳出了蓝色的背景画面。

并没发生想象中的爆炸，金坤重重吐出口气，盯着电视画面看。几秒后，蓝色背景消失了，屏幕里出现一个不算宽敞的房间，房间的中央摆着一张圆桌，靠墙的位置有一把破木椅。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走进镜头，绕过圆桌走到椅子前坐下，镜头快速跟进，老人那张特写的脸被放大在屏幕里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屏幕外的金坤。

金坤的胸腔像是一下子被什么抽空了，心感到一种被撕裂的疼痛，身体猛地摇晃了几下后，不由自主地走进房间，表情痛苦地注视着荧幕里的老人。

没错，老人正是金坤的爷爷——金神算。

金坤盯着画面里的爷爷，心想这肯定是神秘组织在杀害爷爷之前拍下的视频，这段视频会不会记录着爷爷被杀的过程？木美子引我来，就是想让我看爷爷怎样被杀死的？她真是一个恶毒、残忍、变态的女人！

他对木美子的最后一丝好感彻底破灭了，恨不得立刻抓到她，将她撕成碎片。

突然，爷爷的嘴张合了几下，似乎正说着什么。

金坤这才意识到电视没有声音，于是他赶紧把音量调到最大，但还是没声，看来这段视频的声音被抹掉了。他想通过口型判断爷爷在说什么，可就在这时，屏幕的画面突然切换了，变成了六个蒙面的黑衣人和一个满脸血污的男人。男人就坐在爷爷刚才坐过的那张椅子上，看不清脸，但能分辨出肯定不是爷爷。

金坤吐出口气，来不及调整情绪，只能紧张地看着屏幕。

屏幕里，一个黑衣人拎来个大号密码箱，打开后，从里面捧出一大堆玉片。那个黑衣人始终仰着头，不敢去看手捧的玉片，手臂也不停地颤抖，就像是捧着一个定时炸弹。旁边的一个黑衣人在他头上打了一下，似乎还说了些什么，他一边点头，一边把玉片放在圆桌上慢慢展开。

金坤看到玉片时，就猜出可能是一件“古玉尸衣”，当玉片完全展开后，果然是一件用玉片串联成的尸衣。他凑到屏幕前，仔细看了看，发现串联玉片的金属线是黄色的，尸衣上似乎还刻着什么图案，难道这就是那件“金玉尸衣”？

这时，屏幕里那个满脸血污的男人的衣服被扒光了，两个黑衣人把尸衣套在他身上，然后快速跑开了。

镜头切换到另一个房间。爷爷被绑在椅子上，脸上写满了恐惧，旁边还围着十几个蒙面黑衣人，他们的身体不住地颤抖着，似乎看到了异常恐怖的事情。

镜头又切换回来。画面有些不清晰，像是隔着玻璃拍摄的。那个满脸血污的男人被“古玉尸衣”牢牢裹住，像一具木乃伊一样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似乎是死了。

金坤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接下来将看到极为恐怖的画面。

画面突然抖了起来，想必是拿着摄像机的那双手在不停地颤抖。

金坤双眼死死盯着屏幕，但并没看到任何异常，他正觉得奇怪，房间里突然响起了诡异的“吱吱”声。

金坤全部的注意力都在电视画面上，安静的房间里突然出现诡异的声响，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吓得跳起来，大叫了一声。

他快速转过身，恐惧地四下环视了一圈，房间里并没有任何异物，但诡异的响声仍在继续。

金坤赶紧循声去找，很快就发现右侧的墙上挂着一个黑色的小音箱，音箱的线连着电视机。

声音是从电视里发出的。

金坤扭头看向电视屏幕，只见被“古玉尸衣”裹住的男人站了起来，上体前倾，双手捂脸，发出痛苦的号叫。几秒后，他的双手无力地垂下，再看